# 花神三妙传（痴娇丽）

＊＊＊＊＊＊＊＊＊＊＊＊＊＊＊＊＊＊＊＊＊＊＊＊＊＊＊＊＊＊＊＊＊＊＊

花神三妙传（又名《白潢源三妙传》、《三妙传锦》、《三妙摘锦》、《白锦琼奇会遇》）版本：明代小说。

本篇载于《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二种）、《花阵绮言》、《风流十传》等书。作者：不题

撰人。内容：叙述白景云与赵绵娘、李琼姐、陈奇姐三表姐妹艳情事。

＊＊＊＊＊＊＊＊＊＊＊＊＊＊＊＊＊＊＊＊＊＊＊＊＊＊＊＊＊＊＊＊＊＊＊

至正辛西三月暮春，花发名园，一段异香来绣户；鸟啼绿树，数声娇韵入画堂。正是修日良辰，风光雅丽；浴

沂佳候，人物繁华。时兵寇荡我郊原，乡人荐居城邑。纷纷雾杂，皆贵显之王孙；济济云从，悉英豪之国士。

江南俊杰白姓讳景云，字天启，别号潢源者，崇文学士裔孙，荆州别驾公子也。雅抱与春风并畅，丰姿及秋水

同清。正弱冠之年，列黉宫之选，抱骑龙之伟志，负倚马之雄才。乘此明媚朔朝，独步乌山绝顶，吟诗一首曰：

玉树迎风舞，枝枝射汉宫；余襟犹染翠，飞袖想绫红。

海阔龙吟水，山高凤下空；瑶天罗绮阁，独上聘阆风。

于是登书云之台，入凌虚之阁。适有三姬在庙赛祷明神，绝色佳人，世间罕有。温朱颜以顶礼，露皓齿而陈词。

一姬衣素练者，年约十九余龄，色赛三千宫貌，身披素服，首戴碧花，盖西子之淡妆，正文君之新寡；愁眉娇

蹙，淡映春云，雅态幽闲，光凝秋水，乃敛躬以下拜，愿超化夫亡人。一姬衣绿者，容足倾城，年登十七，华髻饰

玲珑珠玉，绿袍杂雅丽莺花，露绽锦之绛裙，恍新妆之飞燕；轻移莲步深深拜，微启朱唇款款言；盖为亲宦游，愿

长途多庆，一姬衣紫者，年可登乎十五，容尤丽于二妹，一点唇朱，即樱桃之久熟；双描眉秀，疑御柳之新钩；金

莲步步流金，玉指纤纤露玉；再拜且笑，无祝无言，白生门外视久，而不能定情，突入参神，祈谐所愿，三姬见其

进之遽也，各以扇掩面而笑焉。生遂致恭，姬亦答礼。

姬各退，生尾随。乃知衣素练者，赵富贾第四女名锦娘。世居乌山，严父先逝，锦适于郑，半载夫亡，附母寡

居，兹将二纪也。衣绿绡者，李少府长女，名琼姐。父任辰州，念母年老，留琼于家奉事祖母也。衣紫罗者，中督

府参军次女，名奇姐。父卒于宦，母已荣封，家资甚殷，下唯幼弟。时琼、奇居远城外，因避寇借居赵家，与锦娘

为姨表之亲，故朝夕相与盘桓者也。三姬见生之丰彩，有顾盼情。白生见姬之芳颜，有留恋意。既知所在，遂策于

心，因僦赵之左屋附居，乃得与三姬为邻。赵女微知生委曲之情，而春心已动。白生既得附赵女之室，而逸兴遄飞，

因吟长短句一首云：

十分春色蝶浮沉，锦花含笑值千金；琼枝戛玉扬奇音，雅调大堤恣狂吟。艳丽芙蓉动君心。动君心，何时赏；

愿作比翼附连枝，有朝飞绕巫山峰。

于时投刺比邻，结拜赵母，遂缔锦娘为妹，而锦亦以兄礼待生。然赵母庄严，生亦莫投其隙。

一日，母和寒疾，生以子道问安，径步至中堂。锦娘正独坐，即欲趋避。生急进前，曰：「妹氏知我心乎？多

方为尔故也。予独无居而求邻贵府乎？予独无母而结拜尊堂乎？此情倘或见谅，糜骨亦所不辞。」锦娘曰：「寸草

亦自知春，妾岂不解人意？但幽嫠寡妹，何堪荐侍英豪；慈母严明，安敢少违礼法。」生曰：「崔夫人亦严谨之母

也，卓文君亦幽嫠之妻也。」生言犹未终，忽闻户外有履声，锦娘趋入中闺，生亦入母寝室问玻母托以求医，生奉

命而出。复至叙话旧处，久立不见芳容，生懊恨而去。诘朝，生迎医至，三姬咸在。见生，转入罘后，不见玉人容

矣。生大悒怏，归作五言古诗一首云：巫山多神女，歌舞瑶台边；云雨不可作，空余杨柳烟。芙蓉迷北岸，相望更

凄然；何当一攀折，醉倒百花前。

翌日，生奉药至，遇锦娘于东阶，不觉神魂飘荡，口不能言。锦骇曰：「兄有恙乎？」生摇头。又曰：「兄劳

顿乎？」复摇首。锦曰：「何往日春风满面，今日惨黛盈颜耶？」生良久曰：「吾为妹，病之深矣，神思任飞越矣。

若妹无拯援之心，将索我于地下矣。」锦笑曰：「兄有相如之情，妾岂无文君之意？但春英、秋英日侍寝所，

莫得其便；琼姐、奇姐、绣房联壁，举动悉知。我为兄图之：兄但勤事吾母，若往来频速，或有间可投。」生前拽

其袖，锦敛步而退，掷帕于地。生拾而藏之，进药母前。母呼锦至，谓曰：「如此重劳大哥，汝当深深拜谢。」

女微哂而拜，生含笑而答。复索炭烹药，女亦奉火以从。白生以目送情，锦娘亦以秋波频盼。两情飘荡，似翠

柳之醉熏风；一意潜孚，恍晓花之凝滴露。盖形虽未接，而神已交矣。药既熟，女尝，进母。生在背后戏褰其裳，

女转身怒目嗔视。

生即解意。告归。女因送出，责曰：「兄举动不敛，几败乃事。倘慈闱见之，何颜复入乎？昨日之帕，兄当见

还，倘若转泄于人，俾妾名节扫地。」生曰：「吾深悔之，更不复然。」遂各辞归，两地悒怏。

自此，女会绣帏，啮指沉吟，神烦意乱，寝食不安。日间勉强与二妹笑言，夜来神魂唯白生眷恋。生亦无心经

史，坐卧注意锦娘，口念有百千遍，肠数已八九回，每欲索笔题诗，不得句矣。因屡候母兴居，往来颇见亲密；虽

数次与锦相遇，终莫能再叙寒温。

一日，生至中堂，四顾皆无人迹，遂直抵锦娘寝室。适彼方闷坐停绣。生遇锦娘，一喜一惧；锦见白生，且骇

且愕。生兴发，不复交言，遂前进搂抱求合。

正半推半就之际，闻春英堂上唤声，女急趋母室，生脱身逃归。此时锦不自觉，琼姐已阴知之矣，题诗示奇姐

曰：蛱蝶彩黄英，花心未许开；大风吹蝶去，花落下瑶台。奇姐带笑亦和以诗曰：蝶为寻芳至，花犹未向开；春英

妒玉蝶，摧倒百花台。因曰：「此生胆大如斗」。琼曰：「此必先与四姊有约，吾姊妹当作磨兜坚（即谨言也）可

也。」白生锦娘佳会

翌夕，生入候母，锦见，尚有赧容。生坐片时，因母睡熟，生即告锦，锦送至堂，天色将昏，杳无人迹。锦与

生同入寝所，仓卒之间，不及解衣，搂抱登牀，相与欢会。斯时也，无相禁忌，恣生所为。秋波不能凝，朱唇不能

启，昔犹含羞色，今则逞娇容矣。正是：春风入神髓，袅娜娇娆夜露滴。芳颜融融，恹悒罢战，整容而起。锦娘不

觉长吁，谓生曰：「妾之名节，尽为兄丧。不为柏舟之烈，甘赴桑间之期，良可期也，君其怜之。但此身已属之君，

愿生死不忘此誓。兄一戒漏泄，戒弃捐，何如？」生曰：「得此良晤，如获珠琳，持之终身，永为至宝。」

意欲求终夜之会，锦以侍女频来为辞，且曰：「再为兄图之，必谐通契约也。」

因送生出，则明月在天矣。阖扉而入，静想片时，方忆琼姐、奇姐闻知，惶愧措躬无地。自是结纳二妹，必欲

同心。琼姐长于诗章，锦娘精于刺绣，昔时针法稍秘，至是女工尽传。奇姐茂年，天成聪敏，学锦刺绣，学琼诗章，

无不得其精妙，遂为勿逆之交。锦之侍女春英，琼之侍女新珠，奇之侍女兰香，向皆往来香闺，各皆以计脱去。此

锦娘之奇策，实为生之深谋。此自母病既痊，生亦盛仪称庆，仍厚赂童仆及诸比邻，事不外扬。皆无疑忌，因得镇

日来往，终夜与锦尽欢。

然琼、奇二姬属垣窃听，虽其未湛春色，岂无盎然春情？中夜琼姐长吁，锦知其情已动，暇间论及，锦挑之曰

：「外间颇议白哥骄肆，自视之，亦然。」琼姐曰：「豪门公子，年值青春，且风流人豪，文章魁首将来非登金马

院，则步凤凰池，无惑其骄人也。」锦知其有爱重之及复曰：「白哥夜来有梦，与妹相会乌山。」琼哂曰：「我本

女流，渠是子，内言不出，况可同游？是何言也，不亦异乎！」锦抚掌而笑曰：「前言戏之耳。」是夕，锦与生密

谋，作古诗一首曰：绮阁见仙子，心心不忍忘。东墙听莺语，一句一断肠。有意蟠芳草，多情傍绿杨。

何当垂清盼，解我重悲伤。是以诗置琼绣册。琼见，哂谓奇姐曰：「锦姐弄琼妹乎！书生放笔花也。我若不即

裁答，笑我裙钗无能。」乃次韵曰：游春在昔日，春去情已忘。解笑花无语，看花枉断肠。自飞风外燕，自舞隔江

杨。芳节平劲草，谁怜游子伤。

琼本与锦联房，中间只隔障板，亦有门相达，但虽设常关耳。诗成，而生适来，因自板间传递。生见其词，叹

曰：「此琅琅妙句也，世间有此女乎！」乃援笔立答曰：

花貌已含笑，爱花情不忘；黄金嫩颜色，一见断人肠。

愿结同心带，相将舞绿杨；相如奏神曲，千载共悲伤。

生亦于板间传递。琼见之，哂曰：「白哥好逼人也，吾今不复答矣。」

自是，生入试届期，不暇复入锦堂。即日试毕，潜访故人。锦既尽欢，生亦尽乐。中夜，谓锦曰：「细观琼姬，

甚有美意。吾既得陇，又复望蜀，何如？」

锦曰：「君获鱼兔，顿忘筌蹄矣。」生誓曰：「异日果有此心，七孔皆流鲜血。」

锦曰：「闻君誓词，痛焉如割。为君设策，事端可谐。」

是夜，乘三更睡酣，潜开门，入琼卧房，掀开帐衾。二姬睡熟，生按琼玉肌润泽，香雾袭人，皓白映光，照牀

如昼。琼侧体向内而卧，生轻身斜倚相偎，唯恐睡醒，不敢轻犯。片晌，锦持被去，琼阴知觉矣。锦笑谓生曰：「

欲图大事，胆无半分，然吾妹必醒，吾当往试。」锦至，而琼已起，乃复巧说以情，琼正色曰：「既不能以礼自处，

又不能以礼处人！吾若隐忍不言，岂是守贞之女？若欲明之于母，又失姊妹之情。况吾等逃难，所以全躯，岂宜以

乱易乱？」遂明蜡炬，乃呼奇姐，则奇已惊汗浃背，蒙被而眠矣。闻呼，犹自战惊，见火，瞿然狂起。

琼笑曰：「汝不被盗尚然，何况我亲见贼乎。」二人共坐，附耳细谈，载笑载言，千娇百媚。生在门隙窃视，

真倾国倾城之容也。自此神思飘扬，无非属意琼姐。

于时锦娘颇有逸兴，因与白生就枕。生即慕琼之雅趣，尽皆发泄于锦娘，摇曳欢谑多时。二女潜来窥视，少者

犹或自禁，长者不能定情。

嗣是生慕琼之意无穷，琼念生之心不置。然琼深自强制，不肯吐露真情，但每日常减餐，终宵多饮水，奇知其

情，密以告锦。数日，身果不快，锦娘抚牀谓曰：「汝之病根，吾所素稔。姊妹深爱，何必引嫌？况吾翁即若翁，

白丈非汝丈也？」琼曰：「姊误矣，岂谓是与！」

居一二日，生来锦室。告以琼病，生遂问安。奇姐避入帐后。锦拽生裾登牀，笑谓生曰：「好好医吾妹。」锦

呼琼曰：「好好听良医。」锦因辞去。生留少坐。

生问琼病，笑而不答。奇帐后呼曰：「好与大哥细言，莫使夜来发热。」琼笑曰：「有时亦热到汝。」生以玉

簪授琼姐，琼以金簪复白生。生执手固请其期，琼以指书「四月十日」。

至期，生至，又复不纳。锦苦劝之，琼厉声曰：「汝等装成圈套，络我于中，吾不能从，有死而已。」生闻言

兴阑，锦亦含羞，而门遂闭。岂知其色厉而内和，言坚而情动，中夜窥颠鸾倒凤之状，遂尔发舞蝶游蜂之思，三次

起欲扣门，害羞又复就枕，比生睡熟，扣扉不得开矣。顿增悒怏，神思昏沉。奇姐笑曰：「姐食杨梅，又怕齿酸，

不食杨梅，又须口渴。今番锦姐不管，白哥不来，牢抱衾枕，长害相思也。」翌日，生偶以事见赵母，回至中堂，

无人，因入锦娘寝所。琼自门隙度诗与生曰：玉华露液浓，侵我绞绡袜；神思已飘摇，中宵看明月。生见诗亦答曰

：几回拽花枝，露湿沾罗袜；今夜上天阶，端拟拜新月。

锦娘曰：「琼姐已无挂念，兄又不鉴覆车，徒使月老愁。此诗莫持去也。」

奇姐窥视，笑曰：「今宵断谐月老约矣。请四姐过此一议。」锦以诗度与琼曰：「今夜若不谐，向后更不来。」

琼见诗，含笑目奇。奇与锦附耳久之。

是夕，生未晚膳，锦分发春英买备。绐赵母曰：「夏景初至，明月在天，姊妹三人意图赏玩。」母喜而不疑，

因益其肴馔，且戒婢仆曰：「汝辈无得混乱，与他姊妹尽欢。」因此固蔽重门，与生恣其欢谑，诚人间之极趣，百

岁之奇逢也。

是夕，琼姐盛妆，枕衾更以锦绣，烂熳似牡丹之向日，芬芳如芍药之迎风。

饮毕，奇姐密启重门，直趋赵母寝室，绐以「不胜酒力，姊妹苦劝而逃」。赵母甚欢，因与共寝。琼忽失奇所

在，锦亦不胜惊惶。既知其详，琼方就枕，固执不解衣带。生亦苦无奈何。锦隔房呼曰：「何不奋龙虎之雄，断鸳

鸯之带乎？」生犹豫不忍。琼苦告曰：「慕兄上识，非为风情，谈话片时，足谐所愿。若必彩春花，顿忘秋实，兄

亦何爱于妹，妹亦何取于兄乎！愿兄以席上之珍自重，妹亦以石中之璞自珍，则兄为士中之英，妹亦为女流之杰。

不尔，当自经以相谢耳。

「生不得已，合抱同眠。玉体相偎，金枝不挂。中夜，生得请曰：「予为子断肝肠矣。」琼曰：「吾岂无人意，

甘断兄肝肠？但两玉相偎，如鱼得水，持此终身，予亦甚甘。何必弄玩形骸，惹人谈笑？兄但以诗教妹，妹亦以诗

答兄，斯文之交，胜如骨肉。」生曰：「自见芳卿，不胜动念，得伸幽会，才慰夙心。若更以枕席为辞，必以鬼幽

相拒。」琼曰：「妹亦知兄心，兄但体妹意。兄必索幽会，须待琼再生。」生知其意不可回，乃口占五言古诗曰：

我抱月前兴，谁怜月下悲；空中云轻过，遥望岂相宜。

千里神驹逸，谁能挂络羁；忍怀横玉树，无力动金枝。

高唱大堤曲，神妃不肯吹；密云迷归路，际遇待何时。

相失齐飞雁，茫茫空尔思。

琼亦口占答曰：

君识吾爱汝，那堪为汝悲；春花莫摧折，掩映亦相宜。

神骏驰黄道，何须下羁络；飘飘月中树，谁能剪一枝。

兰桥歌舞路，且待晓风吹；云度横碧海，春来也有时。

愿至桃花候，油然为汝思。

生笑曰：「桃花，何时也？」琼曰：「合卺之际耳。」生既意夕不寐，女亦终夜不眠。诗韵敲成，东方既白矣。

锦娘至，曰：「新人好眠，不知时侯耶？」生曰：「枉尔为月老，使我怨苍天。」锦笑曰：「月老解为媒，能

教汝作事耶？」琼姐和衣而起，生亦长叹下牀。

琼对锦曰：「与白哥说一场清话，正快我敬仰之私。」锦曰：「何以谢媒？」琼曰：「多谢，多谢！」又问生

曰：「何以谢我？」生曰：「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相亲不知心，不如不相亲。」及梳洗毕，固辞归。琼曰：

「不必出去，妹有一樽叙情。绣房无人往来，哥哥不必深虑。」生曰：「早教我归去也，勿磨我成枯鱼。」锦娘曰

：「吾妹真好力量，一宵人畏如此。」生曰：「不磨之磨，乃真磨也；无畏之畏，诚至畏也。」锦笑曰：「我备细

闻知，兄真无大勇，坐好事多磨，而又何畏乎？」生曰：「掌上之珠，庭际之玉，玩弄令人自怜，何忍遽加摧挫。」

时琼方对镜，锦为之画眉，且谓曰：「我闻哥言，尚思软心，汝之所为，太无人意。」琼曰：「知过，知过。」

少顷，奇姐入来，盛妆靓服，云欲回家。拜锦娘曰：「暂别，暂别。」拜琼姐曰：「恭喜，恭喜！」问曰：「

哥哥去矣？」琼曰：「尚留在此。」时生出见，奇亦拜辞。生曰：「适有一事，欲来相投，终夜无眠，肝肠尽断。」

奇笑不答，密谓琼曰：「姐夫何出此言？」琼以实告。奇笑曰：「姊姊如此固执，莫怪姐夫断肠。」生在锦房，

闻言突至，曰：「愿妹垂怜，救我残喘。」奇姐逊避无路，被生搂抱片时，求其订盟，终不应。锦娘至曰：「吾妹

年幼，未解云雨，正欲告归，兄勿惊动。」生方释手。琼抚其背曰：「阿姐且勿回家，我有一杯清叙。」

奇娇羞满面，不能应声。琼戏之曰：「不食杨梅，今番齿软矣。」因共出细谈曰：「吾与贤妹，生死之交，向

时同遇郎君，今岂独享其乐耶？细观此人，温润如玉，真国家之美器，天下之奇珍也。欲待不从，吾神已为所夺；

若欲苟就，又恐羞脸难藏。妹若先归，而吾亦去。妹归虽坚白无瑕，吾去即枯槁憔悴。妹若有心，同此作伴。若必

坚为贞女，岂忍吾染风流？」奇笑曰：「与姊同生同死，吾之盟也。

与兄同欢同乐，非吾愿也。但白哥风流才子，我爱之何啻千金。但非垂发齐年，安敢蒹葭倚玉？姊当怜我，我

且不归，奉陪数时，少罄衷曲。」时琼、奇方掩扉而入，春英卒然扣门曰：「老安人来送姐姐。」锦应曰：「我留

此饯行。」生舔舌（音忝炎，吐舌貌。）曰：「几误事矣！」

于是锦入见赵母，给以为奇送行。母曰：「幼女如嫩花，不可多劝酒。」于是入百花园内，相对尽饮。锦出令

以劝琼，奇勒琼以尽饮。锦自称「主婚大姊」，奇自号「年少冰人」。啐酒交欢，摘花相赠。琼姐不胜酒力，顿觉

神思沉酣。正是：竹叶缀三行，桃花浮两脸；愈加娇嫩，酷似杨妃矣。白生琼姐佳会

时日方转申，扶琼就寝。生、锦为解罗带，奇姐为布枕衾。琼半醉半醒，妖香无那，谓生曰：「妾既醉酒，又

得迷花，弱草轻盈，何堪倚玉？」生曰：「窈窕佳人，入吾肺腑，若更固拒，便丧微躯。」生坚意求欢。女两手推

送，曰：「妾似嫩花，未经风雨，若兄怜惜，万望护持。」生笑曰：「非为相怜，不到今日。」生护以白帕，琼侧

面无言。彩掇之余，猩红点点；检视之际，无限娇羞。

正是：一朵花英，未遇游蜂采取；十分春色，却来舞蝶侵寻。

生于云雨之时，未敢恣其逸兴。只见：容如秋月，脸斜似半面娥；神带桃花，眉蹙似病心西子。锦衾漾秋水，

娇态袭人；玉露点白莲，和风入骨。生欲彩而女求罢彩，女欲休而生未肯休。神思飞扬，如风之抟柳；形骸留恋，

如漆之附胶。

诚天下奇逢，世间佳遇。斯时锦、奇窃视，莫不毛骨竦然。生既战休，琼谓之曰：「妾生人世，落落此身，将

图结王谢之姻，不意见崔张之事。但微躯已托之兄，愿终始如环不绝。」因以少时所佩玉环授生，永以为好。生曰

：「此奇遇也，吾当作赋以纪之。」琼曰：「与兄联句何如？」生曰：「甚妙。」时天将暮矣，于是明豹膏之烛，

索文房之宝，揭得「林」字韵。生为之首倡，曰：

爰朱明之佳候兮，花娇笑于上林（白景云）。

风乍和而乍暖兮，黄莺巧调夫奇音（李琼姐）。

兹良辰之可爱兮，展予布于花阴（白）。

怨中闺之寂寥兮，憎飞蝶之侵寻（李）。

予登瑶台以盼望兮，抚求凰之素琴（白）。

修予容于鸾镜兮，饰环佩于绿襟（李）。

上凭虚之绮阁兮，见绝色之奇琛（白）。

与英豪而乍遇兮，拟天上之球琳（李）。

缘秋波之转盼兮，飘荡子之芳心（白）。

彼飘飘之元白兮，托孤凤以悲吟（李）。

凴栏百种情思兮，横忧怀之感慨（白）。

守深闺以困念兮，亦凌风而顾影（李）。

比天上之嫦娥兮，虞空思夫画饼（白）。

亮中外之靡同兮，徒郁忧而自省（李）。

谢月老之勤渠兮，登予身于巫山之岭（白）。

朱履之遇金钗兮，惭花容之载整（李）。

感芳卿之怜予兮，傍日边之红杏（白）。

君似彩蝶恋花兮，舞正阳之美景（李）。

弄珠环于掌中兮，缅此生之何幸（白）。

抱席上之奇珍兮，羞芳情之欲逞（李）。

问予二人其何若兮，拟桃源之遇刘（白）。

亦似文鱼比目兮，深芳沼之清流（李）。

赛连枝之琪树兮，偎玉骨于青丘（白）。

斜据胡牀吟咏兮，宛银河之女牛（李）。

并头莲花似汝与我兮，开菡萏于芳洲（白）。

罗带同心共结兮，不解夫千秋万秋（李）。

指九天以为誓兮，情方钟而思悠悠（白）。

愿以指日为正兮，吐誓词而含羞（李）。

千金难买此良晤兮，诚人世之所好逑（白）。

缘自天之五百兮，今夕谐此鸾俦（李）。

软玉温香在手兮，身外更有何求（白）？

作赋致祝兮，幸无使妾叹白头（李）。

词赋既成，各书其一，女制二锦囊藏之。时樵鼓三更，琼倦而就枕矣。

生共枕片时，乃曰：「吾去谢冰人，免叫她嗔恨。」遂开锦娘之户，上镂金之牀。时锦睡酣，被生惊觉，曰：

「适自何来，遽集于此？今番月老功效何如？」

生具陈初终，不敢隐寂。锦曰：「吾悉闻矣，试君心耳。」生因求欢。锦固辞谢，曰：「妾闻人亦有言，一座

岂有两主？」生笑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锦曰：「冠玉之英，亦不背本。」因与之久谑。锦附耳曰：「奇

妹功亦不少，彼在东牀独宿，兄可着意恳求，机会不可错过。」

时奇已醒。只得诈睡。奈生兴如狂，刻意求欢。奇幸着里衣，力以死拒，然形神虽未媾合，而骸骨亦尽偎依矣。

牢抱甚久，坚守不从。生固请具期，奇答曰：「后会有曰。」生苦恳，无奈何奇哀告不已。锦恐声迹外扬，乃

起，劝生释手。

生既终夜不寐，不胜困倦，乃复就枕片时，赵家已进早膳。起而梳洗，以计脱归，不及告辞。琼甚悒怏，相送

惶惶，泪倾春雨。琼既为生切念，又复为奇萦怀，寝食不安，衷肠闷损，唯锦娘调谐左右，曾莫得其欢心者矣。三

妙寄情唱和

是日，奇姐遣侍女兰香至，琼姐题七言古诗一首，密封付之。诗名《飞雁曲》：

日斜身傍彩云游，云去萧然谁与伴；不见月中抱月人，泪珠点滴江流满。

并头鸿雁复无情，不任联飞各分散；莫往莫来系我思，片片柔肠都想断。

奇读其诗，不觉长叹。母问其故，权辞答曰：「大姊病躁渴，欲求我药方。」

母曰：「明早即令兰香送去，不可失信于人。」奇乃步韵制诗，翌日送去。诗曰：彩云昨夜绕琼枝，千秋万秋

长作伴；举首青天即可邀，何须泪洒江流满。江头打鸭鸳鸯惊，飞北飞南暂分散；归来不见月中人，任是无情肠亦

断。

琼见之，不觉掩泪。锦读之，亦发长叹曰：「二妹皆奇才，天生双女士也。」

然锦亦通文史，但不会作诗，生称为「女中曾子固。」至是，琼强之和。锦笑曰：「吾亦试为之，但作五言而

已。」诗曰：巫山云气浓，玉女长为伴；而今远飞扬，相望泪流满。襄王时来游，风伯忽吹散；归雁亦多情，音书

犹未断。琼见锦诗，曰：「四姊好手段，向来只过谦，若遇白郎来，同心共唱和矣。」锦曰：「贻笑大方耳。」适

生令小僮奉杨梅与赵母，锦问曰：「大叔安在？」答曰：「往乡才回。」琼将锦诗密封与生，生意其即琼所为也。

是夕，二姬度生必至。

生乘黑而至，琼且喜且怒，骂曰：「郎非云中人也，乃是花前蝶耳！花英未彩，去去来来；花英既彩，一去不

来。锦囊联句，还我烧之！」生曰：「我若负心，难逃雷剑，实因家事，无可奈何。向来新词，卿所制乎？」琼曰

：「四姊新制。」生曰：「曾子固能作诗乎？」琼曰：「向来只谦逊耳。」生对锦曰：「承教，承教！」锦曰：「

献笑，献笑！」生曰：「末二句何也？」琼曰：「为二姐耳。」因道其由，及出琼奇二作。生曰：「三姬即三妙矣。」

琼笑曰：「四人真四美也。」生曰：「吾当奉和新诗，但适远归劳顿，求一瞌睡，少息片时。」锦曰：「请卧

大妹之房，以便谢罪。」琼曰：「请即四姊之榻，亦可和诗。」二人相推，久而不决。锦良久曰：「妾已久沐深波，

妹犹未尝真味。决当先让，再无疑焉。」生乃携琼登牀。是夕，稍加欢谑，然亦未骋芳情也。罢战之后，琼谓之曰

：「奇妹与吾共患难，结以同生死。今为爱兄，失此良友，兄妹之情虽得，朋友之义乖矣。」生曰：「吾见三姬，

均所注意，由此达彼，良有是心，但苦情为卿，方才入手，又思及彼，非越分妄求乎！况此女未动芳心，又坚宁耐，

是以不敢强。卿何以为谋耶？」琼曰：「此女心情比吾更脱，若驯其德性，犹易为谋。

但恐见机不复来此，若更再至，易以图矣。且学刺而丽线无双，学诗而妍词可取，真女中英也。」因诵其《拜

秋月诗》曰：

盈盈秋月在中天，今夜人人拜秋月；高照地天今古明，看破千山万山骨。

清辉不减度年华，光阴转眼如超忽；我心我心月自知，勿使青春负华发。

生叹曰：「奇才，奇才！恨不肯相倡和耳。」须臾，生起，与锦交欢。锦久待情浓，乃恣生欢晤。锦于得趣之

际，未免啭出娇声，虽惧为琼所闻，然亦不能自禁矣。

次日，兵报戒严，狂寇肆集，琼、奇家眷，填满赵家。生欲入无门，乃绐于赵母曰：「母有重壁，与儿为邻，

欲寄小箱，未得其便。乞凿一小门相通，庶箧笥便于寄顿。」母爱生如子，遂言无不从。生即得计，即制小门，自

此可达琼房，昼夜往来甚便。锦娘亦谓赵母曰：「儿居幽嫠，不宜见客。今逃寇人众，闲往杂来，愿西边诸门，儿

自关锁。不用童仆，自主爨燎，与二妹共甘苦，俟寇定再区处。」母曰：「正是如此。」此二计可比良、平，任苏、

张莫测其秘矣。奇姐自归后想生甚切，吟一绝曰：巫山旧枕处，那堪临别时；云卿频入梦，何日叙佳期？

此日复至，琼喜不胜，问奇曰：「别后思姊否？」奇曰：「深思，深思。」

又曰：「思白兄否？」曰：「不思，不思。」琼曰：「何忍心若是？」奇曰：「他与我无干。」琼曰：「吾妹

已染半蓝。」奇曰：「任他涅而不缁。」大笑而罢。午后，因检绣册，得见前诗，指之曰：「不思白兄，乃想佳期

耶？」奇笑曰：「久与姊别，思叙佳期耳。」琼笑曰：「吾妹错矣。男妇相会，是为佳期。本思云卿，如何推阻？」

奇曰：「但思何妨？」琼曰：「吾为妹成之。」奇曰：「大姊不须多事。」琼曰：「恐妹又害相思。」奇曰：

「我从来不饮冷水。」琼曰：「汝今番要食杨梅。」复大笑而罢。

是夕，赵母请奇叙别，琼推病不行。生自重壁而至，唯见琼姐在房，握手求欢，再三固拒。生曰：「初开重壁，

适迩启行，若欲空归，恐非吉利。」因和衣一会，琼赧赧羞容也。因述奇芳情，且诵其佳句，乃献策曰：「今夜二

更时候，兄当过此重门，牢抱鸳鸯，勿使飞去。」因附耳细语。生曰：「吾已谕矣。」生暂归家。奇亦饮罢入房，

谓琼曰：「今夜我别处睡，只恐白郎复来。」琼曰：「此时人乱如麻，白郎永不能至，若欲有心相见，除非夜半梦

中。」奇不知重壁可通，只将锦房门固锁，乃曰：「今夜任白郎至，不能过此门矣。」悉解衣，与琼共卧，怀抱如

交颈鸳鸯。

夜半，奇姐睡熟，生自重壁而入。奇半醒半睡，以为即琼也。及蝶至花前，乃始惊觉。生曲尽蟠龙之势，奇嗔

作舞凤之形，生亦无奈。奇曰：「哥且放手，我非固辞，但琼姐相会劝渠，我岂独甘草率？」生曰：「何以为誓？」

奇曰：「今宵若肯就，必早赴幽冥；明日若负心，终为泉下鬼。」锦琼呼曰：「兄真无力量，今番又复空行。」

奇曰：「姊姊逼人。」因以首撞牀柱，生急抱持，稳睡至天明，含羞不起，琼再三开谕，乃敛容下牀。时生已去，

琼问：「今宵之约何如？」奇笑面点首。

是日，三姬皆盛妆，生为开佳宴。日前，生僦赵室，俱无一人居住；母亲从父宦游，生亦议婚未娶，因此得恣

逸游。邀姬重壁过去，设案，当天诅盟。是时誓词，皆锦代制。锦先制姊妹三人告词，遂命拜参，当天焚奏。其词

曰：

维辛酉四月十九日，同心人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虔上明香，上告月府之神曰：窃以女生人世，魂托月华，

是太阴之精灵，实微躯之司命也。锦等三人，缔为姊妹，如负前之誓，决受月斧之诛。明月在天，俯垂照鉴。

又制与生同盟告词，罗列展拜，上告穹苍。其词曰：

维重光作噩之岁，正阳日旦之时，同心人白景云、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皆结发交也。荷天意之玉成，谅

月老之注定。男若负女，当天而骨露形销；女若负男，见月而魂亡魄化。

煌煌月府，皎皎照临。白生奇姐佳会是夕，四人共欢，三鼓罢宴，琼、奇先归绣房，生、锦共撤肴馔。

奇含羞缩，欲背前言，琼曰：「盟誓在前，岂敢相负？」奇执琼手，曰：「真个羞人！将奈之何？」琼为撤去

金花，奇又不解罗带。琼笑曰：「吾妹有何福德，起动十七岁小姐作媒婆耶？妹夫来矣，衣带快解。」生亦突至，

奇笑而从，因蒙被而眠。琼视生曰：「慎勿轻狂，嫩花初吐也。」生笑而登牀，只见云雨之际，一段甘香，人间未

有，但略点化，即见猩红，生取而验之。奇转身遽起，谓生曰：「十五载养成，为兄所破，何颜见吾母乎！皆姊姊

误我也。」生细细温存，轻轻痛惜，待意稍动，乃敢求欢。奇曰：「只此是矣，何必复然？」生曰：「此是彩花，

未行云雨。二姬雅态，妹所悉闻，若不尽情，即丧吾命。」奇不得已，乃复允从。但见芳心虽动，花蕊未开；骤雨

初施，何堪忍耐。乍惊乍就，心欲进而不能；万阻千推，口欲言而羞缩。愁眉重蹙，半脸斜偎。鸳枕推捱，顿觉蓬

松云鬓；玉肌转辗，好生不快风情。虽其娇态之固然，亦其花英之未满。生亦轻试，未敢纵行，但得半开，已为至

愿。须臾云散，香汗如珠，盖其相爱之情固根于肺腑，而含羞之态自露于容颜。固问真情，再三不应，贴胸交股而

卧，不觉樵鼓三更。

琼姐举灯来，曰：「吾妹得无倦乎？」生兴大发，拽琼登牀，尽展其未展之趣。琼亦乐其快乐之情，真盎然满

面春，不复为娇羞态矣。既罢，奇变曰：「姊姊得无倦乎？」琼曰：「但不如妹之苦耳。」三人笑谑，忽尔睡酣，

日晏不起。

奇姐之母，陈氏夫人也，在外扣门甚急。锦忙速唤，三人乃醒。生自重壁逃去，尤幸夫人不觉。琼因绐之曰：

「五更起女工，因倦，适就枕耳。」夫人谕奇姐曰：「汝与大姊虽表姊妹，患难相倚，当如同胞，须宜勤习女工，

不可妄生是非，轻露头面。昨赵姨欲汝三人同爨，不令女仆往来，此习勤俭一端，吾亦闻之自喜。」

少顷，琼姐母亦至，见此二姬犹未梳洗，责琼曰：「鸡鸣梳头，女流定例。此时尚尔，何可见人！」琼曰：「

五更起女工，因倦，复就枕耳。」二母信之而回，琼、奇胆几破矣。

奇深懊恨，琼亦赧然，相对无言，临镜不乐。奇曰：「自今痛改前过。」琼曰：「我亦大觉昨非。」锦隔墙呼

曰：「只恐白郎来，芳心又依旧矣。」奇曰：「四姊固功之首，亦罪之魁。」锦笑曰：「吾罪诚深，须宜出首。」

奇曰：「姊首何人？」锦曰：「专首二姐。」奇曰：「有何可据？」锦曰：「诗句尚存。」

琼曰：「我与汝姊妹连和，从今作清白世界。」锦笑曰：「江汉以濯之，不可清也；秋阳以暴之，不可白也。」

奇曰：「我当入侍慈母，不理许多闲非。」锦曰：「不过三五更，复想叙佳期矣。」奇不觉发笑。锦娘启扉而

入，曰：「我欲为白哥制双履，愿二妹共乐成。」琼曰：「谨依来命。」奇曰：「吾弗能也。」锦曰：「吾妹尚未

知趣，他日偏尔向前。」共笑而罢。于是锦娘制履，二妹协功，日暮倦勤，共成联句，推琼首倡，为五言排律云：

四月未明候，阳和乍雨天。（李）

榴花红喷火，荷叶绿铺钱。（赵）

公子游琼苑，奇英奉碧泉；（陈）

柳暗迷归路，花香透坐筵。（李）

云钟敲清韵，锦瑟奏初弦；（赵）

意马牢牢系，心猿荡荡牵。（陈）

多情慵针线，得趣赋诗编；（李）

蛱蝶台前舞，鸳鸯水上连。（赵）

愿为连理树，合作并头莲；（陈）

信誓深银海，风流满玉川。（李）

文君如可作，司马亦称贤；（赵）

为制绿双履，高高步紫烟。（陈）

锦笑曰：「二姐口硬似铁，心软如绵。」奇曰：「何以知之？」锦曰：「看诗便知。」奇笑曰：「君子戏言，

不可戏笔。」琼笑曰：「可是，可是。」是夜，生以朋友邀饮，不至。三姬无限惶惶，坐至四更方登牀，比至鸡鸣，

起梳洗矣。

生醉醒，不胜痛恨。清晨，即诣琼房，冀图一会，告以衷情。不意三姬各去候母。生疑事机漏泄，又惧心志变

迁，题诗示琼曰：酩酊不知夜，醒来恨杀人；洞门空久坐，不见百花春。生坐久，不见三姬，又欲候文宗揭晓，怅

怅而去。

琼归，见诗，笑曰：「白郎夜来被酒，今朝无限惶惶。」奇笑曰：「他醉由他醉，我醒还自醒。」锦笑曰：「

昨宵既已醉酒，今夜必定迷花。」少顷，家僮来报。「文宗发案。」赵母令人去探消息。三姬相对深思，侧耳欲闻

真信。久之，奇笑曰：「白哥既有探花手段，必有折桂才能。此行决应高选，不须姊姊猜疑。」

琼笑曰：「汝是座上观音，说话自然灵圣。」锦笑曰：「他只一夜夫妻，识破十年学问矣。」奇带羞含笑，时

午膳犹未毕，家僮入报赵母曰：「白家大叔考居优等矣。」赵母甚喜，来报三姬。锦、琼俱目奇，奇亦带冷笑。赵

母既退，锦、琼戏掖奇上坐，曰：「阿妹真观音也，每事拜而问焉。」欢笑而罢。

是日黄昏时候，白生归，入见赵母，因请见李老夫人及陈夫人。夫人曰：「好个清俊秀才，他日必成伟器。」

生以所赏银花献之赵母。赵母分赐三姬，各妆为士宝花胜。奇姐一枝，尤加巧丽。琼姐戏以词曰（名《忆王孙

》）

：娥神已属王孙，坐对花神久断魂，燕语莺声不忍闻。想越黄昏，花胜鲜妍独倚门。四美连牀夜雨

是夕，入三姬之室，谈笑尽欢，不觉谯楼起鼓。锦对琼曰：「二姐尚未知趣，今夜当使尽情。」乃一与白郎解

衣，一与奇姐解裙，勒之共卧。奇姐固辞。锦曰：「自此以始，先小后大，以此为序，勿相推辞。」生然之。但见

轻怜痛惜，细语护持。女须有深情，但未堪任重，花心半动，桃口含芳，生略动移，即难忍耐。

生曰：「但唤我作檀郎，吾自当释手。」奇固推逊，生进益深。奇不得已，曰：「才郎且放手。」生被奇痛惜

数言，不觉真情尽矣。相抱睡熟，漏下三鼓。

锦来，呼曰：「琼姐相候多时，如何甘心熟睡？」生与锦去，即登琼榻。琼曰：「愿君安息片时，相与谈话为

乐。」因询奇佳兴，生细道真情。琼闻言心动，生雅兴弥坚，于是复为蜂蝶交。及罢，琼谓生曰：「君为妾困倦如

斯，妾不忍君即去，但锦姐虚席已久，君其将奈之何？」时锦立在牀前，搂抱同去，相对极欢。

锦风月之态甚娇，生云雨之情亦动，在生已知锦之兴浓，在锦唯惧生之情泄。

谓生曰：「君风力甚佳，妾意欲已足，但欲姊妹为同牀之会，不知君意何如？」

生曰：「此是人间之极欢，但恐二妹不允从耳。」锦曰：「吾绐之使来，然后以情语之耳。」

于是，锦绐琼曰：「白郎适来发热，如何是了？」琼方醒觉，闻言战惧，即起问安，被生搂定，乃告以锦意。

琼只得曲从。锦复绐奇曰：「白哥满身发热，琼姊在彼问安，汝何昏睡，不痛念乎？」奇曰：「今奈之何？」

锦曰：「去问安便是。」奇遽起索衣，不得其处。锦曰：「快去，快去！夜暮无妨。」适至牀前，被生搂抱，只得

曲从。

生刻意求欢，三姬推让不决。生锐意向锦，锦辞曰：「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向爱二妹妙句，兄当与之联诗，

使妾得以与闻，亦生平之至愿也。」生曰：「妙甚。」即牀上口吟，生为首倡。曰：

君不见瑶台高映碧天东（白），珠玑璀璨玉玲珑（赵）。

又不见襄王朝来飞白马（李），日暮又复跨青骑（陈）。

乍云乍雨迷花月（白），罗襟飘摇扬轻风（赵）。

沉香亭北花盈砌（李），牡丹芍药海棠红（陈）。

观花不饮心如醉（白），醉倒花前月朦胧（赵）。

一片芳心作蝴蝶（李），飞来飞去入花丛（陈）。

美人葱素紫罗绮（白），语笑花间喜气葱（赵）。

贻我佩环传心愫（李），复将心事托丝桐（陈）。

柔情已为奇音动（白），忙忙飞舞彩花蜂（赵）。

与君窃药先奔月（李），森然火会广寒宫（陈）。

广寒月色皎（白），报我三青为（赵）。

玉华露液浓（李），相思梦来绕（陈）。

锦花琼饰绮罗（白），赵姬慷慨扬清歌（赵）。

投桃报李心深念（李），雷陈契合乐如何（陈）。

今夕何夕此良晤（白），娇来锦袖舞婆娑（赵）。

球琳琼玖敌诗句（李），奇词清韵长吟哦（陈）。

长吟哦，得句多（白），九天牛与女，此日共银河（赵）。

鱼比目，戏新荷（李），山盟长翠长巍峨（陈）。

吁嗟五色云霞霭（白），艳妍好结同心带（锦）。

同心长系碧天云（李），勿使碧云游天外（陈）。

云油油，不自由（白），神魂飞荡与云流（赵）。

中天明月长为伴（李），愿伴千秋与万秋（陈）。

我本修然一凤侣（白），今朝相伴三鸾俦（赵）。

愿作在天双比翼（李），凤雏对舞含娇羞（陈）。

奇瑛勿为年华少，五百天缘犹未了（白）。

夭桃今已吐春情，片片轻红入芳沼（赵）。

柳腰娇弱不禁风，风怒狂摇犹悄悄（李）。

桃李不似锦琼英，抱露春融情窈窕（陈）。

爱花都作连枝香，和雨和云到天晓。从今不作旧梦思，同心齐唱佼人僚（白）。

次夕，遂为同牀之会，推锦为先。锦娇缩含羞。生曰：「姊妹既同欢同悦，必须尽情尽意。」琼曰：「四姊何

无花月兴？」奇曰：「四姊何不逞风流？」于是生与锦共欢，锦亦无所顾忌。次及琼姐，含羞无言。锦曰：「吾妹

真花月，何乃独无言？」奇曰：「彼得意自忘言也。」琼曰：「如妹痛切，不得不言耳。」

以次及奇，再三推阻，锦琼共按玉肌，生大展佳兴，轻快温存，护持痛惜。琼曰：「夫哥用精细工夫。」生曰

：「吾亦因材而笃。」自是而情已溢矣。至五更睡觉，斜月照窗，生疑为天曙，唤诸姬俱起，则明月在天。锦笑曰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琼笑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奇笑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琼因请曰：「君之歌赋，已得闻矣，妙曲芳词，未之闻也。愿请教。」生曰：「请命题。」琼曰：「试调《蝶

恋花》何如？」生曰：「请刻韵。」琼因诵东坡「花褪残红青杏斜之章，因曰：「君即此为韵，试看可与东坡颉颃

否。」生吟曰：

谁家宝镜一轮小，抛向云间，光遍罗帏绕；夜浅夜深今多少，玉露玲珑溅芳草。院宇深沉谁知道，惊梦残更，

却被佳人笑；恨断楚天情悄悄，花暗蝶朦添烦恼。

琼曰：「甚妙！吾姊妹联句以和之，何如？」锦辞谢曰：「非所长也。」奇曰：「纵使不工，亦纪佳会。何妨，

何妨。」于是琼为首倡：

绿窗人静月明小（琼），银汉波澄，半向蓝桥绕（奇）。

楚峡春非少（锦），淡淡巫云擒瑶草（琼）。

不谓娥来知道（奇），惊起东君，自惊还自笑（锦）。

闻睡鸭啼声消，几番惹得多烦恼。（琼）。

生叹曰：「真三妙也。此生何幸，有此奇逢乎！」因复就枕，谈话衷情，不能尽述也。

自是，屡为同牀之会，极乐无虞。不意笑语声喧，属垣耳近。有邻姬者，隶卒之妇也，疑生为内属，安有女音，

遂钻穴窥之，俱得其情状矣。有夕，唯琼、奇在列，锦以小恙不与。次早，生过其门，邻妇呼曰：「白大叔昨宵可

谓极乐矣。」

生诘其由，句句皆真。生不得已，奉金簪一根，求以缄口。妇笑曰：「何用惠也，但着片心耳。」生因归告锦

娘，且曰：「姑勿与二妹知之，恐其羞赧难容也。」

锦曰：「此妇不时来此，况有洒洒风情，兼有『只着片心』之言，不为无意于君。

君若爱身，不与一遇，机必露矣，君其图之。」生不得已，至晚，径诣邻妇之家，与作通宵之会。果尔得其真

情，与生重誓缄口矣。是夕，琼、奇嗔生不至，候至三更；锦不以告，但口占四句示之曰：「谁知复谁知，花妖窗

外窥。花阴月影动，犹自想花枝。琼、奇骤惊：「异哉此言！幸详告我。」锦曰：「昨宵事露矣。白郎去矣，尚望

同牀会乎！」于是为道其详，琼、奇泪涟。自是同牀会散，生、姬深加敛迹矣。庆节上寿会饮

越五月五日，生为赵母贺节。母亦置酒邀生，生辞。李老夫人、陈夫人各遣侍婢催之，生入谢曰：「承诸大母

厚意，但恐冒突尊严。」老夫人曰：「彼此旅寓，何妨，何妨。」命三姬相见。琼、奇不出，生饮数杯，逡巡告退。

老夫人曰：「守礼之士也。」赵母曰：「此儿无苟言，无苟动，真读书家法也。其亲宦游，无人照管，况当佳

节，令其岑寂，吾心甚不安耳。」于是复备一席，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饮。生制一词，名曰《浣溪沙》：

晴天明水涨兰桥，画栏箫鼓明江臯；翩翩彩袖拥东郊，倚阑干闷萦怀抱。武陵溪畔燕归巢，谁怜月影上花稍。

小哥默记其词，归为夫人诵之。老夫人精于词章，琼之文史，皆老夫人手教者也，极口称善，以示三姬。三姬

闻之悄然。老夫人曰：「汝等不足白郎诗乎？

未免谓其伤春太露耳。」三姬微笑。少顷，亦各散去。

是夕，生扣重壁小门，琼、奇固蔽不开。生扣既久，锦娘启扉。二姬见生，泪下如雨，固问不应，相对惶惶。

生知锦泄前言，再三开谕，坐至三更，二姬乃曰：「兄当厚自爱身，吾等罪当万死。即不能持之于始，复不能

谨之于终，致使形迹宣扬，丑声外着，良可痛也。」因相与泣下。生曰：「月前之誓，三以死生，况患难乎！卿不

记申、娇之事乎？万一不遂所怀，则娇为申死，申为娇亡，夫复何恨！」生即剪发为誓，曰：「若不与诸妹相从，

愿死不娶。」三姬亦断发为誓，曰：「若不得与白郎相从，愿死不嫁。」生曰：「吾之不娶，佯狂入山，事即休矣

；卿之不嫁，奈何？」琼、奇曰：「吾二人幸未有所属，当以此事明之吾母。

哥或见怜，幸也；不尔，则自刭以谢君耳。宁以身见阎王，决不以身事二姓。」

生谓锦曰：「于卿何如？」锦誓曰：「生死不相离，离则为鬼幽。于君何如？」

生誓曰：「终始不相弃，弃则受雷轰。」于是四人相对尽欢，不复顾忌。

越十有三日，赵母诞辰也，生以厚仪上寿，且为三母开筵，复请三姬，同预燕席。李老夫人许之。时二姬亦上

寿鞋、寿帕，且称觞焉。生筵适至，二姬趋避。

李老夫人曰：「相见无妨，赵姨之子，即汝表兄也。」——盖琼、奇之母皆产于林，与赵母为叔伯姊妹，故老

夫人有是言耳。——二姬遂出相见，固逊不肯登筵。

赵母曰：「幻女畏生客，我与之区处。」于是置生席于堂之小厢，命小哥侍焉。

饮至半酣，生与小哥出席劝酒。老夫人曰：「酒不须劝，久闻高才，欲请一词为寿，何如？」生辞谢。老夫人

曰：「吾已见《浣溪沙》矣。」生曰：「惶愧！」

遂请命题。老夫人曰：「莫如《千秋岁》。」生复请刻韵。老夫人曰：「吾幼时尚记辛幼安有『塞垣秋草，又

报平安好』之句，即赓此韵，尤见奇才。」生不假想，即挥毫曰：

绿阴芳草，黄鹂声声好。瑶台上，华筵表。的的青鸾舞，王母霏颜笑。蟠桃也，千岁华浑不老。有玉山摧倒，

南极先来到。玄鹤算，良非校优游乾坤里，添筹还未了。备五福，彭让寿考。

李老夫人曰：「真好词也。」唤琼姐曰：「汝向时言能为之，今尚能制乎？」

琼姐逊谢。夫人曰：「聊试一词，以求教耳。」琼因制词曰：

玉阶瑶草，报道年年好。绮阁上，琼台表。蟠桃生满树，彩撷真堪笑。再结子，又是三千年不老。金樽频倾倒，

王母乘鸾到。寿星高，乾坤校人在华筵表，劝酬犹未了。齐嵩祝，万年称寿考。

呈上老夫人。夫人曰：「雷门布鼓，音响顿殊。」生曰：「奇才，奇才！云所远让。」陈夫人目奇姐，曰：「

汝镇日与大姊谈诗，我不知云何。今聊试汝，汝其勿辞。」奇出席拜老夫人与赵母，曰：「献笑，献笑。」复拜生，

曰：「求教，求教。」老夫人曰：「不必论诗，礼度自过人矣。」奇制词曰：

瑶池绿草，近来长更好。朱明日，暄人表。况此熏风候，登筵人喧笑。华筵开，共祝那人长不老。好怀尽倾倒，

寿星都来到。乘鸾客，才非少。倚马雄才，万言犹未了。吐芳词，长祝慈闱多寿考。

李老夫人曰：「妙哉词也！可谓女学士矣。」词毕，各就位。锦娘曰：「请谢教。」于是既奉三母之觞，复过

生席劝饮。时兰香自外持茉莉花来，既献三母、锦娘矣，一与琼，琼曰：「送与小哥。」一与奇，奇曰：「送与白

官人。」兰香递与生，笑谓生曰：「此花心动也。」锦厌其言，瞋目视之。生亦不快，奇殊不知也。少顷罢筵。是

晚，生入三姬绣房，为绸缪之会。与奇会毕，因谓曰：「尔殊不检点，词中称扬太过。」奇曰：「偶笔氛所至耳。」

又备述兰香之言，奇遂大恚。

次晨，言之于母。母怒笞兰香，香曰：「此言诚有，但戏与白郎言之，姐姐安得闻？必是白郎密以告姐，愿夫

人察之。」夫人生疑，唤奇姐，谓曰：「止谤莫如自修。」奇且复大恚。夫人与诘其得闻之由，奇姐语塞。锦适至，

曰：「此言锦实得闻，故以告妹。」兰香自是言亦塞，陈夫人自此亦生疑矣。凉亭水阁风流

数日后，陈夫人语赵母曰：「天气炎蒸，人咸染玻百花园凉亭水阁，可居三女于中，锢其出入，何如？」赵母

然之。遂自琼、奇房后开门，恣其园亭逸乐；以为外之房门谨严，而不知内之重壁为便。虽诸侍女颇有猜疑，亦竟

不知生出入之路。

一日，陈夫人诘春英曰：「汝久侍深闺，宁知白郎事乎？」春英曰：「无之。

内外并不相见，又无侍婢交通，郎君何由得入？此一也。春初白郎常至，妾犹有疑，今无事辄数十日一来，此

二也。且自三月寇警后，西带诸门俱严关锁，虽侍婢不得往来，白郎能飞度耶？」夫人之疑消。

生、姬每日于纳凉亭中欢谑，间亦多亵狎，独琼姐坚执不从。是月望日，生与锦、奇在临水阁中作乐，琼姐不

至，锦作书，令奇姐招之。琼复书曰：劣表妹李琼琼敛衽启覆四表姊妆次：即晨夏景朱明，莺花流丽，莲白似六郎

之一笑，榴红拟飞燕之初妆。鱼作态而戏金钩，鸟沽娇而穿细雾。纳凉亭上，习习清风；临水阁中，腾腾夹气，诚

佳景也。况有文君之色，太真之颜，凴栏笑语；潘安之貌，相如之才，抚景写怀，岂不乐哉！然古人有言：『欲不

可纵，纵欲成灾；乐不可极，乐极至哀』。且蝶慢岂端庄之度，淫亵真丑陋之形。读《相鼠》之赋，能不大为寒必

哉！姊，女中英也；郎，士中杰也，愿相与念之。

奇姐持书来，曰：「莺莺不肯至，红娘做不成，此书中好一片云情雨意，要汝等跪听宣读。」生长揖曰：「好

姐姐！借我一观。」奇姐曰：「要大姊深深展拜。」锦拜曰：「好姐姐！借我一观。」奇姐曰：「要大姊深深展拜。」

锦拜曰：「好姐姐！借我一观。」奇姐出诸袖中。生、锦展读，笑曰：「这云情雨意，岂不害了相思。不会作

红娘，反会来卖乖。」锦曰：「好好拜一拜还我。」生曰：「我要她替莺莺。」搂谑多时，大笑而罢。

越十有七日，生闻其叔自荆州回，候接于都门之外。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同在纳凉亭上女工。饭后，赵母具

茶果，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且密祝以瞰二姬所为。奇姐闻兰香呼门声甚急，笑曰：「此婢又来探消息矣。今日

若无状，决加之重刑。」二姬笑曰：「汝今日不惧他矣。」及启扉，诸婢皆在，云赵母送茶，三姬谈笑啜茗。兰香

步花阴，过柳径，穿曲堤，无处不至。奇姐索皮鞭以待，曰：「以鞭马之鞭，鞭此婢也。」兰香行至芳沼之旁，扣

掌笑曰：「好笑，好笑！有一蒂开两朵莲花。」奇姐令桂香唤之，至则令跪于地。奇姐曰：「汝自少事我，我有何

亏汝？汝乃以无形之事，生不情之谤，汝欲离间吾母子耶？汝到亭中，众皆侍立，汝乃驰逐东西，欲寻我显迹耶？

汝今寻着否？汝好好受责！」兰香叩首，曰：「姐姐是天上嫦娥，兰香是娥身边一兔。兔恐娥薄蚀，无所依傍，

乃爱护姐姐独至，故有前日之言。至如今日，因久不至亭中，偷闲遍阅佳景，岂是有心伺察？如有此心，罪当万死。

且姐姐女流豪杰，白郎文士英豪，岂是相配不过？但恐轻易失身，白姐姐如墙花，姐姐望白郎在云外，那时悔

不及耳。兰香与姐姐俱，亦与姐姐共患难，安得不过计而曲防？」奇曰：「无端造谤，何如？」兰香曰：「固知罪

矣。

然亦姐姐不自检制耳。诗词属意，可疑流目送情，可疑二也；分花相赠，可疑三也。众人皆有此疑兰不告？若

李琼姐之端庄，赵四娘之严谨，安有此谤？」奇姐大之流血。时琼、锦游芳沼之滨回，告奇姐曰：「沼中莲花果开

并佳祥也。姑恕兰香，同去一看。」奇遂释之。

稗归，俱以并蒂莲告于赵母。母喜，邀李老夫人谐夫人同赏。酒既具，老夫人持杯祝曰：「老身一子，久官他

方，致令女孙及笄，此老身之深虑也。今天赐佳祥，愿觅快婿。」又为陈大人祝曰：「奇姐早定良缘。」又为赵母

祝曰：「愿白生早得佳妇。」时方登席，赵曰：「有此佳祥，可召白生来看。老夫人与陈夫人有不欲意，以赵爱，

勉强从之，令秋英、小珠往召。归报曰：「白大叔有客在，不知发怒。」赵母曰：「春英颇晓事，可往探之。」复

归，报曰：「白大叔原边白小姐，今曾老爷远宦边疆，白老爷不欲大叔远去成亲，曾老欲小姐往归还亲，各有悔意。

今年三月内，白老爷运粮入京，与爷相遇，二人言兢，有书退悔。今白老爷遣大叔回家，为大叔再联姻，因此

发怒。」

赵母曰：「大叔知我请他否？」

春英曰：「他陪叔爷吃饭，即来。」

少顷，生至，且细白之三母。李老夫人笑曰：「有如此才郎，何虑无妻。」

赵母笑曰：「儿勿虑，我与汝为媒。芳沼中有莲并蒂，此是祥瑞，第往观之。」

生因与小哥同往，果见并蒂。生喜特甚。因慷慨饮酒，赋诗曰：

中夏正炎蒸，百花何明媚。

可笑老天公，凌波浮天瑞。

并蒂莲花开，香风暗度来；瑶池游王母，绮阁泛金余。

向人娇欲语，酷似西施女；相对吴王宫，乘风相娇倨。

日分双影流，风动两枝浮；羞向孤鸾镜，应知学并头。

莫作等闲赏，交枝芳沼上，瑞霭为谁开，霞标着天榜。

香韵远并清，双莺柳外鸣；应与两岐麦，同荐上玉京。

呈之李老夫人。夫人叹曰：「流丽清新，海内才华也。」赵夫人笑曰：「可当聘礼否？」老夫人笑目锦娘，曰

：「汝三姊妹联句和之何如？」二是推让，锦笑曰：「但作不妨。白兄事同一家，万勿为异。」二姬然之。点首曰

：

逢此仲夏景，花香柳自媚（琼）；两沼已含流，双莲何并难（奇）。

风吹昨夜开，浑疑天上来（锦）；为汝登池阁，因兹泛樱（琼）。

潘妃浑不语，携手湘江女（奇）；吴壁喜相逢，二乔斜并裾（锦）。

明沙水面流，盈盈合蒂浮（琼）；翡翠双飞翼，鸳鸯栖并头（奇）。

王母瑶池赏，云车停水上（锦）；瑞宇已流春，天门初放扬（琼）。

应识芙蕖清，哪占丹凤鸣（奇）；太常如可纪，图此上神京（锦）。

老夫人见之，笑曰：「皆女瑛也。」转呈与生，生惊叹曰：「诸妹才华，近世莫比。」生饮三酌，辞归。母亦

自是罢筵。

是夕，赵母谓李老夫人曰：「鄙意欲以白郎配琼姐，何如？陈夫人亦极口赞成之。老夫人曰：「吾意恐有事未

真，议未定，且未识此生意向何如。」赵母曰：「然。姑勿言，待其媒议之时，方可与言及此。」李老夫人曰：「

此事成，亦天也；不成，亦天也。」春英闻此语，以告锦娘。锦娘密以告生，且曰：「兄可多遣媒博彩，令老夫人

闻知，彼乃无疑，自当见许。」生深然之。陈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但以相距六岁，心内迟疑。兰香乘间曰：「

婢昨送茶，被姐鞭挞，虽至血流，亦无怨心。但兰香细看姐姐，却似有心白郎，莫若早以配之，则一双两好，天然

无比。」夫人曰：「岂有是事？汝勿多言！」玉碗卜缔姻缘生数日以叔在，不敢轻入琼室。叔亦遣媒人求亲。

是夕，生入锦房，与三姬商议，因曰：「琼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势难兼得，为之奈何！」锦曰：「吾观二妹所

议，毕竟皆归于君，但不知谁先进耳。以鄙见论之，此事毕竟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琼让之奇，奇让之琼，各

出誓言，恳恳切切。锦曰：「勿推让，吾为汝分之。今宵焚香，疏告于天。各书其名，盛以玉碗，先得者今日议婚，

后得者异日设策，非一举而有双凤之名乎？」生每日为此萦怀，闻锦言而深是之。遂具告天之疏，一掣得琼姐之名。

奇笑曰：「使吾姊为良臣。吾为忠臣，不亦美乎！」于是四人计定。

翌日，生言于叔，遣邻妇为媒，言于赵母。赵母以告老李夫人。夫人许之，择日报聘。赵母为具白金四十两，

金花表里各二对，皆赵母所出也。邻妇执伐持书于李老夫人，其词曰：辰下双沼花开，九天瑞应。某窃计之：老夫

人其千年之碧藕乎？仙阙流芳矣；令子老先生其千叶之绿荷乎？海内流阴矣；令孙女其霞标之菡萏乎？绣阁新香矣。

兹者双花合蒂，瑞出一池，岂犹子景云果有三生之梦，乃应此合璧之奇耶？家兄远宦，命某主盟。赵母执柯，

兼隆金币。丝萝永结，贶实倍于百朋，瓜葛初浮，瑞长流于万叶。

李夫人捧读，不胜欣慰，遂援笔复柬曰：即辰玉池献瑞，开并蒂之莲花，老身举洒祝天，愿女孙得快婿。岂是

瑞不远于三时，庆遂成于一日！寅惟执事，名门豪杰；令兄天表凤凰，而令侄又非池中物也。何幸如之！然莲有三

善焉：出于泥而不浊，其君子之清修乎！擢云锦与云标，其君子之德容乎！香虽远而益清，其君子之徽誉乎！愿令

侄则而像之，老身有余荣矣。睹蜡炬之生花，知百年之占凤；闻鹊媒之报吉，兆万叶之长春。生得书，喜甚。邻妇

乘间戏生曰：「小姐见书，喜动颜色，官人稳睡，不怕潜窥矣。」

生累日延客置酒，琼密经画，整整有条。老夫人稍宽其私，但付之不闻。奇姐虽自敛戢，与生情好益笃，阴自

刺其双臂：左有「生为白郎妻」之句，右有「死为白家鬼」之句。生是夕见之，痛惜不已，双泪交流，苦无聊赖，

自投于牀。

琼因劝奇与之共寝，生终夜倾泪如雨。自是，与奇为益密矣。

暇间谈论，奇谓琼曰：「吾未知逮事白兄与否，然感此缱绻之情，虽糜骨何恨！」琼曰：「除是我死，姊妹便

休。若得事白郎，必不致妹失所。」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所乎？」琼笑曰：「三人同功一体，安有彼此之殊。」

锦复笑曰：「吾妹念我否？」琼曰：「成我之恩，与生我者并，岂不念功！」三人复大笑。

自此，生、奇加意绸缪，又将越月。锦、琼亦体生意，恣其殷懃。时诸婢无不闻知，但皆不敢启口，惟兰香自

恃美貌，每在生前沽娇，生屡诃之，因此怀恚，欲泄其机。至是为奇姐所恶，亦不敢言。锦、琼善自敛藏，内外不

甚觉露。

自是南陆转西，九秋胜会，桂有华而擎宫月，娥亲下广寒；槐奏黄而舞天风，英俊忙驰夹道。生整治行装，入

秋闱应试，与姬相别，无限伤情。三姬共制秋衣一袭，履袜一双；绿玉之佩，黄金之簪，诸所应用，无不备具。琼

姐制诗曰：

良人将离别，泪洒眼中血；杜宇惨悲鸣，秋蝉凄哽咽。

此情只自知，向汝浑难说；愿步入蟾宫，桂花手中掇。

奇姐制诗曰：

欲别犹未别，泪珠先流血；诉短及道长，既哽又复咽。

不向夫君言，更对谁人说；唯愿折桂枝，高高双手掇。

锦亦制诗曰：

人别心未别，漫将苦流血；我因夫君凄，郎为妾身咽。

行矣且勿行，说了又还说；折桂须早归，墙花莫去掇。

老夫人、赵母、陈夫人各厚赠，诸亲友皆赠之。

白往至省，温习经书，届期入试。然慕念三姬，未尝少置。而姬亦于晨夕之下，对景无不伤情，乃至多寐之思，

亦多叙忧离之思。生以三试既毕，遣仆抵家问安，既奉诸母珍奇，亦馈三姬花胜，致书恳切，不能尽述也。锦、琼

见喜慰，奇姐转加惨凄，报书曰：

妾陈奇姐敛衽复书于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几：

夏光已云迈矣，秋宇何凄凉也。每中夜凉风四起，孤雁悲鸣，则伏枕泪零，几至断绝。听砧杵之音，如焉如捣

；聆檐铎之响，如有隐忧。此时此情，何可殚述。缅想洒乐之人，宁识忧愁之状否耶？自昔乌山邂逅，继以月下深

盟。妾谓事无始终，将送微命；君谓此头可断，鄙志不渝。恳恳殷殷，将意君即妾也，妾即君也。水宿与俱，云飞

与俱，偶隔一日，则想切三秋。今言别三十日矣，其殆九十秋欤！情胡不切，泪胡不零？天乎！吾何不为凉风，时

时与君相傍；天乎！吾何不为飞鸟，日日向君悲鸣耶！妾与君誓矣，与君言矣，谅君亦见信矣，第恐时时乖违，机

事傍午。将欲明之于母，又恐母不见怜；将欲诉之于人，又恐旁人嗤笑。讯天，天不闻也；问花，花无语也。其所

以自图惟自树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责。然死如有知，乘风委露与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无知，与草木同朽腐

焉，则又不如久在人世，万一可以见君之为愈也。然此身实君之身，身不在君，则有死无二。如或惜死贪生，轻身

丧节，则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无累也。君其为我图之，存没之诚，此言尽矣。临书流泪，不能复陈。承惠玉粉胭

脂、翠羽花胜，虽为睹物思人之助，实增谁适为容之悲。附以海物，愿君加餐，兼以凉鞋，愿利攸往。余惟棘闱魁

选，海宇扬名，是妾等三人之至愿也。

生仆至，授生书。生方与诸友燕集，展视未完，不能自禁，涕泪呜咽。友见其书，无不嗟叹，因曰：「有此恳

切，无愧潢源之重伤情也。」力叩所由，生不以告。自是功名之心顿释，故人之念益殷矣。

月终揭晓，生虽名落孙山之外，全不介怀。遂策马为抵家之行，与姬复会。

然生之别时，祝奇姐曰：「吾若得意而归，明与尊堂关说，恳求姻眷，必遂所怀。」

以此牵情，心恒悒怏。然三姬见生之归，如胶附漆。诸母因生之至，便喜动颜容。

是夕，过重壁小门，仍为同牀之会。

生中夜长叹。锦抚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怀。」琼曰：「郎非为此萦怀，只为吾妹切念。」生曰：「子真

知我心者，为之奈何？」琼曰：「吾与大姊有妙计矣。」生曰：「愿闻。」琼曰：「君将来必有荆州之行，且先具

婚书一纸，表里一端，白金四锭，付与吾妹。俟君行后，陈姨必将议婚，吾二人决以实告，并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

然后上金币、婚书，则陈姨势不得已，事端可谐矣。」奇笑曰：「计则奇矣，但颜之厚矣。」锦笑曰：「如此可成，

面皮可剥也。」生曰：「向实为奇姐萦怀，今闻计心释然矣。」自是，留恋月余，欢好尤笃。

生父命仆来探秋闱之信，且命早至荆州。生不得已，起行。陈夫人谓生曰：「此行未知得再见否？」因相对呜

咽，两不能胜。生挥泪曰：「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语，云愿姨娘天长地久，既有骨肉之恩，必顶丘山之戴。」陈夫

人复流涕曰：「我身寡子单，仗提携。」生曰：「敢不从命。」夫人流涕而入。

三姬相送凄惨，诗词悲怨。诸母临别殷懃，致赠甚厚。及其策马在途，举目有山河之异，飞舟迅速，临流切风

月之怀。发诸声歌之词，皆恋故人之语，则生之思姬何如，姬之思生亦如是矣。锦娘割股救亲

时维腊月，寒气逼人，赵母体羸，忽膺重玻三姬无措，请祷于天，各愿减寿，以益母年，未见效也。锦夜半开

门，当天割股。琼、奇见其久而不返，密往视之，乃知其由。嗣是和羹以进，母病遂愈。甲人闻知，上其事于郡县，

郡县旌曰：「孝女之门。」有诗曰：乌山遥对华山西，花外风清乌自啼；已见文华推多士，哪知节孝属深闺。剖心

从古忠名旧，割股于今徽誉奇；旌别圣恩行处有，谁踵芳躅映文奎？

赵母置酒，诸眷毕贺。有杨把总者，闻锦娘之美，亦备礼称庆，以白金二十两为赵母寿，欲求见锦娘。锦既却

其金，又不之见。杨欲以势挟之，先令邻人扬言，且啖以兼金厚利。锦娘曰：「汝为我语刁军，我头可断，我身不

可见也。」

杨惧而止。是时三姬皆以志节更相矜奋，自生别后，不施脂粉，不出闺门，虽瑞月千门佳丽，三姬处之淡如，

元宵乐地繁华，三姬不出游玩。其操守如此。

生自抵荆州与，既见父母，益念三姬，乃请于父曰：「李老夫人，外大母也，殷懃主婚，盍遣人致谢焉。并候

动履，且订婚期。」父许之。生备金币，遣仆归访三母，且致书三姬。其书曰：

同心人白景云奉书于三美人妆次：

云此生何幸哉！昔时尊贵王公得一女焉，犹可以流声千古，况云兼有其三哉！

皆天曹神女，仙籍美姬，色殊绝矣。文绚春花，词映秋水，才超卓矣。坚贞如金玉，洒落类风霞，气概英达矣。

而云方幸绸缪之际，又闻交儆之言，其所以相亲、相期、相怜、相念，又日纟因焉。则神游于美人之天，云此

生何幸哉！追想曩时倚玉于芳栏，偷香于水阁，罄人间未有之欢，极人生不穷之趣，美矣，至矣。然此犹为窃药之

会，今皆缔为月中之人，则月下深盟，其真无负。五百天缘，悠悠未了也。欣切，欣切。万里片心，但欲三妹勤事

诸母。

奇妹姻信未闻，日夕悬注，想志确情笃，则天下事固可两言而决也。急闻，急闻。身在荆州，神在桑梓，计此

情必见谅矣。无多谈俗，仪在别启中昭人。

诸母得书喜甚，款仆于外堂。时有朱姓者，贵宦方伯之家，与奇同乡，有子年方弱冠。闻奇之美，命媒求姻。

陈夫人初未之许，后偶见朱氏子，貌美而慧，遂许焉。择日欲报聘，奇姐忽称疾，绝粒者三日。夫人惶惧，泣

问所由。琼以实情告之。夫人曰：「焉有是事？门禁森严，白郎能飞度耶？」琼曰：「姨若不信此言，请看奇妹两

臂。」

陈夫人见之，骇曰：「白郎在时何不与我言之？今纵不嫁朱氏，后置此女何地？」琼曰：「妹与白郎殷懃盟誓，

生死相随，决不相背。」

夫人曰：「痴心男子，誓何足信！」琼遂启其箱，出白金四十两、表里各二对、婚书一纸，曰：「此皆白郎奉

以为信者也。」夫人曰：「是固然矣，然天长地久，汝姊妹何以相与？」琼跪而指天曰：「琼如有二心，随即天诛

地灭。愿我姨娘早赐曲从。」夫人曰：「我将不从，何如？」琼曰：「妹已与琼诀矣。若姨不从，则妹命尽在今夕。」

夫人堕泪，徐曰：「痴儿，汝罪当死！亏我守此多年，亦无可奈何，只得包羞忍耻耳！此事锦娘知否？」琼曰

：「不知也。」夫人因抚奇身曰：「汝私与白，得非慕白郎才郎乎？朱氏之子，俊雅聪颖，将为一世伟人，以我观

之，殆过于白郎矣。」奇不对，琼曰：「妹身失于白郎，既有罪矣，更委身于二姓，是荡子也，何足羡哉。」夫人

首肯曰：「固是矣，从今吾不强矣。」但礼币未受，琼犹有疑，因告于二母。二母亲奉礼币，劝陈夫人受之，夫人

尚有赧容。夫人曰：「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善用权者，可以济经，不尔，便多事矣。」

陈夫人因呼兰香置酒，以谢二母，且曰：「早信此奴，无今日之祸矣。」三母即席，锦娘奉杯。而奇不出，乃

独坐小榻。奇姻事既定，陈夫人复书于生。锦、奇亦以书达生。遂遣仆归荆州矣。奇姐临难死节

是时陈夫人以兵变稍息，归于本乡，不幸遘疾洽旬。奇往省之。未数日，寇警复作，遂遣奇入城。嗣是盗益炽，

夫人病益笃，欲舁之入城，则亟不可动。奇闻变号泣，步行往剩琼姐执奇手曰：「寇贼充斥，妹未可行。」奇曰：

「我宁死于贼手，岂忍不见母瞑。」因绝裾而行。及抵家，寇稍宁息。奇姐虞母不讳，先为置办棺衾。比至二更，

闻官兵大至，众喜，以为无虞。至五更，乃知即是贼兵。

鸡鸣，遂围浑江，剽掠男妇数百。三贼突入陈夫人之房，见夫人病卧，欲逼之以行，夫人不起，抽刃欲兵之。

时奇逃在密处，遽呼曰：「勿动手，我代之。」遂出见贼。贼见其天姿国色，欢喜特甚，遂掠以行，并掳兰香

及家僮数人而去。时陈夫人在牀，犹未瞑目也。

贼闻官兵欲至，饭后退屯新升桥，至河沿宦署，将所掳男女尽禁其中。奇姐谓兰香及家僮曰：「我为母病来，

岂知为母死！我若不死，必被贼污，异日何以见白郎乎！」乃咬指血书于壁曰：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妾身遭

此变，兵刃讵能违！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乘风化黄鹤，直向楚江飞。

题毕，谓兰香、家僮曰：「吾母子相从于地下矣，汝辈得归，可与小姐善事白郎。」复谓兰曰：「吾当急死，

稍迟，欲死不可矣。」乃语间，即取裾中所藏剃刀，以袖蔽面，自刎其颈，遂僵仆，血流满地。兰香抱之而哭。贼

来，怒杀兰香。因询其由，乡邻备道。贼曰：「我误矣，此节孝女也，勿污其尸。」于是舁而置之置后月台之上，

以红绫被覆之，相与环泣。其节孝之感人如此。

是夕，有人来报，锦、琼举家号恸不已。琼姐愿以百金入贼营赎其尸，众惧不敢往。次日早，报：「官兵杀退

贼矣。」又报：「陈夫人即世。」琼姐带秋英、新妹、小妹往收其尸；锦娘带春英殡敛陈夫人。时琼号泣登台，未

至五步，尚闻奇姐长叹一声，骇曰：「吾妹尚无恙！」急往抚之，则见其气已绝，颜色如生，尚带笑颜。琼曰：「

吾妹甘心死乎！」因令人舁归，与陈夫人同殓。遍寻兰香之尸，则为贼弃之水中，无复存矣。琼姐读其血题之诗，

号泣仆地，绝而复苏。

琼姐抵陈夫人之家，与锦娘备办棺衾，殓住完备，吊客盈门。二女亲为执丧。

越三日，各为文吊之。琼词曰：

呜呼哀哉！吾妹死矣，吾不忍言也。吾与妹岁距三周，居违五里，七岁已同游，十祀曾同学。吾母与若母，兄

弟也；吾父与若父，连襟也。汝年十四，吾年十六，即闻兵变。惟时汝父先逝，吾父宦游，吾祖母与若母虞吾二人

居乡莫便也，乃即赵姨之居居焉。坐则共榻，寝则同牀，食则同甘苦。殆于今三年矣。幸得锦姊朝夕绸缪，兼以诸

母殷懃教导，吾二人亦欣欣然至忘形海嗣是共遇白郎，以骨肉之亲而重之以山河之誓；旋复同缔姻雅，以丝萝之旧

而联之以五百年之缘。将谓生则同室，死则同穴，金石莫移也。讵意笑语方悬天匙箸之间，惨凄即见于须臾之际。

际爱母心切，不暇顾身；吾庆妹情真，临行拽裾。岂知裾绝而吾妹去，妹去而祸变临。贼刃若母，妹安得不出

；吾妹既出，身安得不死！然遘贼之时，则寅也，妹不死于寅者，将为全母之计；过此则卯也，夫妹不死于卯者，

必其提防之深；及入营，则辰也，方入营，而吾妹死矣。释此不死，则妹宁有死时乎？

然闻妹将死之时，慷慨赋诗。吾细绎之，其首曰『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孝节见于词矣；次曰『妾身遭

此变，兵刃讵能违』，慷慨以身杀矣；『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舍生而取义矣；末曰『乘风化黄鹤，直向楚

江飞』，恋恋不忘夫君矣。是诗也，贼人犹自哀怜，况人乎！人见之，犹自惨切见琼乎！琼见之亦无可奈何也，使

吾郎君见之，其悲哀痛之又若何邪！吾恐白郎为汝伤生，则吾亦为汝殒命矣。呜呼痛哉！吾今日所以不死者，诚惧

伤君之生，益重妹不瞑之目。

古人有死于十五年之前者，固已存孤；有死于十五年之后者，亦以全赵。琼之心犹是也，妹氏谅我心乎？呜呼

已矣，吾目枯矣，吾言不再矣！

然尚有言焉：白郎若归，倘能不为儿女姑息之爱而为丈夫万世之谋，吾即汝平时玩好珍宝，市田若干永为祭奠

之需；高大窀穸，永为同穴之计，则相离于今时者，当相合于永世。孰谓九泉之下，非吾聚乐之区邪！嗟夫痛哉！

妹之容颜比秋月矣，文采若春花矣，性情类清风矣，气节傲秋霜矣，孝诚动天地矣，余何忍言哉，余何能言矣！

呜呼！长江凄凄，寒风烈烈；山岳幽阴，天地昏黑。欲见汝容，除非梦中不可得。汝若至楚见白郎，道我肝肠片片

裂！

奇娘亦有哀词，其愁怨凄惨之状，不下于琼，但不能悉载也。二母亦会吊。奇有弟双哥，甫七岁，赵母为之鞠

育。

丧事毕，二母、二姬俱泣，凄凉之态，何可尽述！生在荆州，遥望老仆不至，想见三姬甚殷，父母遣生归毕姻。

琼父母亦遗仆来会姻期。生遂与其叔束装为归计矣。

白生原配曾边总之女字徽音者，赋性贞烈，才貌超群，精通经史，颇善歌词，酷爱《烈女传》一书，日玩不释。

闻其父与白氏悔亲，将再续聘总兵之子，遂独坐小楼，身衣白练，五日不食。父母见其亟也，询问其故，因绐

之曰：「吾从汝志，岂不复然。」徽音乃渐起饮食。

吴之子，名大烈，亦将中豪杰，善用马上飞剑，掷剑凌空，绕身承迅捷如神，边庭敬之畏之。边总欲使徽音见

其才能，谋之媒人，于中庭开角会，令家人悉升楼聚观。大烈坐于金鞍之上，衣文锦绣，容如傅粉，唇若涂朱，掷

剑倒凌，飞枪转接。众皆羡其才能，又羡其美貌。女徐问于侍婢曰：「此何小将军也？」柳青答曰：「吴总兵之子

也。」女即背坐不观。

次日，父母又遣兄弟道意，女复赋《闺怨》以见志。其词曰：

怨中闺之沉寥兮，羌独处而萧萧。心亻宅傺而苦难兮，乃怀恨而无聊。悼余生之不辰兮，与木落而同凋。天窈

窈而四黑兮，云幽幽而漫霄。雷轰轰而折裂，风荡荡而飘飘。岂予志之独愚兮，乃抚景而怊怊。爱伊人之不择兮，

即芳菲为菰藻。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乃熏桂而申椒。鸟南飞而若有所栖兮，声嘤嘤而鸣乔。

余胡兹之不若兮，对朔风之漉漉，叹娇音以哀号兮，怅乌山之相辽。问桑梓之何在兮，更寒修而迢遥。中庭望

之有蔼兮，湛溘死而自焦。余非舍此取彼兮，虞纲常而日凋。谁能身事二姓兮，仰前哲之昭昭。余既称名于夫妇兮，

敢废辙而改轺。

芳芳烈烈非吾愿兮，望白云于诘朝。纵云龙而莫予顾兮，甘对月而魂消。天乎！

予之故也，何怨中闺之沉寥云。

闺赋既成，遂黏于楼壁，坐卧诵之，五日不食。父母惊讶，乃遣其弟二郎奉敕差往江南勾军，并送徽音归家完

娶婚。临行，戒之曰：「我前日退书既至，白郎再配无疑。若愿并娶，允之无妨。若不相成，讼之官府。要之，事

难遥度万里之外，汝自裁之。」从行侍女二人：柳青、莲香也；童卒二人：熊次、丁鸾也。

二郎驰驿还乡，白马雕鞍，强弓利箭，众皆以为边帅，无敢近者。生回家，至中途，偶与相遇，见彼人强马壮，

车骑森丽，遂踵其迹而行。比至邮亭，见一女下车，绰约似仙子，问力士曰：「此是何人？」答曰：「曾边总老爷

小姐，回家完亲。」生疑，问叔曰：「徽音回家完亲，不知更适何姓？请往省之。」因戒仆曰：「勿露我姓名。」

生遂投刺更以姓田。二郎延入相见。生问曰：「乡大人自何来？」二郎曰：「辽边。」生又曰：「今何往？」

二郎曰：「奉敕回家。」

生又曰：「贵干？」二郎曰：「勾查军伍。」生曰：「亦带宝眷耶？」二郎曰：「送舍妹还乡成亲。」生曰：

「令妹夫何姓？」二郎曰：「庠生白景云。」生曰：「此兄娶李辰州之女，二月已成亲矣。」二郎曰：「兄何以知

之？」生曰：「家君与之同宦荆州，故备知其详耳。」二郎曰：「既知其详，愚不敢隐。」因述其终始。生笑曰：

「以尊翁之贵、令妹之贤，何惧配无公侯，乃关情于白氏之子乎？」

二郎又诵其妹《闺赋》之章及夫不适二姓之意。生啧啧叹赏，复请二郎再诵，生一一记之。二郎曰：「兄之聪

颖，无出其右。」因留饮焉，相对尽欢。及二郎回拜，与叔相见，尽列珍馐畅饮。

自此同行，道上绸缪，不啻兄弟。二郎俱以实言，生终不以实告叔见徽音节操，劝生并聚。生曰：「侄非不欲，

但既与奇姐深盟，此时必须两娶，倘一娶得三，获罪于士夫，见非于公议。虽父母，谓我何！且此女未必真心，二

郎未必实语，云将探其真情，抵家，再为区处。」

次日，令其叔绐于二郎曰：「舍侄实未议亲，令妹若肯俯就，甚所愿也。」

二郎曰：「但恐家妹不从耳。」二郎从容为妹言之，徽音唤柳青曰：「取水来洗耳，吾不听污言也。」因以生

求婚诗进。徽音见之，呼莲香曰：「取水来洗目，吾不观污词也。吾兄再谈此语，将送吾命江中。」自是二郎不敢

言，生亦不敢谑。

然生虽有敬慕徽音之意，而不敢为三人并娶之谋。日夜辗转，无可奈何。

一日，将抵家，与二郎别曰：「吾实与兄言，白郎吾表亲，事必与我谋。今白郎已娶琼姐为妻，更有情人奇姐

为次，令妹若去，置之何地？若令妹居长，彼必不甘；若令妹居下，堂堂小姐，岂后他人？以吾计之，唯有三人共

结姊妹，可以长处和气，不知尊意何如？」生言既毕，因誓不欺。二郎乃与徽音共议，复于生曰：「家妹身为纲常，

非贪逸欲。若见白郎，可免失身之患，若论长幼，则亦无意分争。」生曰：「如此则善矣。」翌日，相别。

生自荆州至家，与老仆途中相遇，已喜奇姐事谐。至日，入见老夫人、赵母矣。锦姐出见，面惨流泪。生甚怪

之，因问奇姐及陈夫人，老夫人绐以在乡。生见锦娘惨容，力问其故，赵母不得已，言之。生大号恸，昏绝仆地，

扶入卧牀，昏睡不醒。老夫人祝锦娘曰：「此生远归，伤情特甚，汝为兄妹，便可往剩万一失措，将奈之何！」是

夕，锦率诸婢奉侍左右，生殊不与交言，终夜号泣饮水。

次早，往乡祭奠，锦、琼惧其伤生也，遣春英、新珠侍之。生见柩即仆地，移时方苏。如是者四。生之叔见其

甚也，代为祭奠，拥生肩舆以归。

生二日不食矣，老夫人彷徨，亲手进食。生不视，老夫人恚曰：「汝欲毙老身乎！既知有陈姨，亦知有我；既

知有奇姐，亦知有琼；且彼为子死孝，为女死节，夫复何恨？子岂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忿耶！」赵母亦苦劝，生

稍进食。因令人为奇招魂，立主以祀之。奇弟双哥，托锦为之抚养。奇柩在乡，倩人为之守护。以白金为奇女祭田，

具簿书为奇综家赀。其招魂词曰：

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大之兮。然魂为我死。岂忍舍我而之天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

乎？在地下兮。然魂欲与我追随，乌能甘心于地下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名山兮。然山盟之情人

兮，魂得无望之而堕泪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望沧海兮。然海誓之约未伸，魂得无睹之而流涕兮？哀

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东南兮。然金莲径寸，安能遨游于东南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

花前兮。然言寂花容遂减，魂何意于观花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月下兮。然月圆而人未圆，魂何

心于玩月兮？

呜乎哀哉兮，滂沱涕下。无处旁求兮，茫茫苦夜。予心凄凄兮，莫知所迓。

岂忍灰心兮，乘风超化。反而以思兮，既悲且讶。畴昔楚江兮，梦魂亲炙。静坐澄神兮，精爽相射。乃知魂之

所居兮，在吾神明之舍。

呜呼哀哉！魂之来兮，与汝徘徊。予之思兮，肠断九回。生不得见兮，葬则同垓。有如不信兮，皎日鸣雷，兴

言及此兮，千古余哀。天实为之兮，谓之何哉。

死生定数兮，魂莫伤怀。死为节孝兮，名彻钧台。愧予凉德兮，独恁困颓。魂将佑我兮，酌此金。碧梧双凤和

鸣

自是，生为锦娘苦劝，渐理家政，稍治姻事矣。然自归后，未尝与琼相见，托锦达情。琼曰：「言别期久，欲

见心切。然郎为妹伤情，我亦为妹切念，悲哀情笃，欢爱意溺，且伊迩婚期，愿郎自玉。」锦复于生，生曰：「吾

此时忧切，非为风情。但偶有一事，欲见相议耳。」锦问其由，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且出其所作《闺赋》。锦以

事告琼，琼曰：「万里远来，若不并娶，彼将何之？吾固非妒妇也。」生托锦以事白之赵母及李老夫人，夫人曰：

「琼意何如？」锦曰：「愿。」李老夫人曰：「待吾细思之。」锦曰：「彼边庭远至，若不得婚，必讼于官，似为

不雅。」老夫人曰：「娶之不妨。」锦因对生言，生大欢喜。

翌日，二郎遣旧媒来言姻事。生正犹豫之际，忽见来仆自荆州回，以生自起行后，父闻总兵遣女回家就亲，惧

生为彼所讼，故遣仆致书，命并娶以息争端。

生与叔意遂快。复书，请二郎面议。

次日，二郎白马雕鞍，皂盖方旗，侍从锦袍，金铠银镞，仪卫之盛，遂造白郎之门。生与叔衣冠迎接。坐定，

二郎曰：「请家姊夫相见。」生笑曰：「不才路次轻诳公子，获罪殊深，愿公见谅。」二郎曰：「早知是吾姊夫，

途中不加意痛饮耶？」因两释形骸，款洽言笑。生大设席，二郎痛饮。婚期之议已成，二郎遣人归报徽音。生曰：

「吾附去书，看还醒目否？」洗耳尚未干，忽闻佳信至。

舟中探花郎，天上乘鸾使，何事重惨凄，应须多娇媚。蓝桥会有期，秋波频转视。

徽音见之，略无动容。盖平时喜颜不形、德性坚定固然也。

二郎至晚回家，为道详悉。亦治姻具生，涓于五月十一日毕姻。是日也，榴火飞红，灿烂百花迎晓日；莲金献

瑞，芬香十里逐和风。满道上百二祥光，一帘中十分春色。车行马骤，广寒宫里女亘娥来；乐奏声闻，阊阖殿前仙

侣至。星郎游洛浦，济济跄跄；神女下瑶台，娇娇绰绰。更有丫环数辈，皆仙籍之名；僮仆几人，悉天曹之力士。

登筵佳客何殊朱履三千，入幕女宾直赛巫山十二。其物华之盛，仪卫之多，不能尽述也。

客有善为援史者，作《碧梧栖双凤图》以献。生爱之，与徽音、琼姐联诗云：金井碧桐梧（生），高岗双凤呼。

五色浮神采（音），百尺长苍瑚。藻翮翔清汉（琼），风翎入翠图。银牀萋奕叶，丹穴试双颅。阿阁朝阳地，

楚宫栖凤都。齐声调律吕，合味荐醍醐。比翼终天会，冲霄千仞途。琼枝应向我，徽韵自知吾。

绿荫留万载，瑞与九苞符。徽音入门之后，侍锦娘、琼姐无不周悉，奉赵母老夫人则尽恭敬。凡于生前有所咨

禀，必托锦、琼代言，其贤于人远矣。自是，赵母与生为一家之好，锦娘与生尽始终之情。

生后擢巍科，登高第，官次翰苑为名士夫。徽音生二子，琼姐生一子，皆擢进士，后琼姐、奇姐、徽音与白生

合葬于南洲之南，迄今佳木繁茂，多产芳兰，子孙履墓，里许闻香。世人皆以为和气致祥云。

【完】